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Study On JiYun's Literature Thought

杨子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Study On JiYun's Literature Thought

杨子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杨子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161-4065-9

I. ①纪… II. ①杨… III. ①纪昀(1724~1805)—文学思想—思
想评论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102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王立峰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26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i.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07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子彦的书即将付印，嘱我为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子彦在读博士时的指导老师本是陈熙中教授，后因熙中外出讲学，她又由张健教授指导。虽然在她论文的最后阶段我也参与提了一些修改建议，但是我实在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那时我尚未退休，还在北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所以也了解她的论文情况。她选择纪昀为题，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纪昀是四库全书总编，是一位大学者，也是一位名臣，也知道他评点过《文心雕龙》，但是对他的文学思想的全面研究则是不够的，而实际上他是乾隆时期非常重要也很有成就的文艺批评家。我原来在拙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是没有写到纪昀的，后来因为参与帮助子彦博士论文提意见，逐渐体会到纪昀在文学批评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在修改此书时增加了有关纪昀的一节。

纪昀的文学思想核心是注重传统诗教的，但是他对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又是非常懂得的。因此决不可因为他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把他当作一个封建保守派的文学批评家，而应该更多地看到他对文学的艺术审美特性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主线又有十分清醒的认识，特别是他在《云林诗钞序》中对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对立和斗争，作了非常精确的概括，并且展示了他在提倡“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过程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回归“诗教”传统，而是对传统诗学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发扬了其中的积极方面，对文学中的理性和感性、说理和抒情、艳情和色情、华丽和淫靡的关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剖析。子彦的书中对纪昀的文学思想之阐述是非常全面和深刻的，不仅正确地把握了纪昀文学思想的基本核心，而且从各个不同角度和侧面，展开和发挥了纪昀文学思想的精粹内核，对纪昀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积极贡献，论说得非常清楚。她的博士论文从通过到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十一年，但是现在的这本书和她原来的博士论文，已经今非昔比，早就大大地超越了原来的论文，不仅分析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广

2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博了。这十一年她一直没有停止努力，而是不断在学术上向前推进，把她的成果也贯穿到了对原来博士论文的修改中。我看到她的成长，她的坚毅的钻研精神，十分感佩，相信她会继续奋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祝贺她的成功！

张少康

2014 年 1 月于香港北角宝马山

目 录

序	(1)
导论	(1)
 第一章 俗:纪昀的学术与志趣	(28)
第一节 考证—文章—考证:纪昀学术分期辨析	(29)
第二节 安命以立命:纪昀的性情志趣	(49)
 第二章 正:纪昀的诗学观	(67)
第一节 “发乎情,止乎礼义”:儒家诗教的重新诠释	(68)
第二节 “教外别传”:传统诗学的重要补充	(91)
 第三章 老:纪昀的诗歌创作理论	(103)
第一节 “兴象深微”与“风骨遒劲”:纪昀对诗歌审美 特性的认识	(103)
第二节 “我用我法”:纪昀的诗歌创作理论	(110)
第三节 “拟议与变化酌其中”:纪昀对诗歌发展的看法	(128)
第四节 “真自然”与“老”:纪昀对诗歌风格的认识	(134)
 第四章 通:纪昀的诗歌史论	(149)
第一节 艳情与绮靡:纪昀对齐梁诗歌的评价	(150)
第二节 性情与学力:纪昀对唐宋诗之争的超越	(161)
第三节 摹拟与性灵:纪昀论明代诗歌发展及其主要流派	(191)
 第五章 理:纪昀的小说观念与创作	(205)
第一节 纪昀的小说观与《阅微草堂笔记》的义理	(206)
第二节 清出于老,老基于真:《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	

2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新齐谐》比较 (223)

结语 纪昀: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 (243)

参考文献 (259)

后记 (263)

导 论

纪昀（1724—1805）是中国乾嘉时期著名的学者、文论家。纪昀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评点的《文心雕龙》、《史通》、《李义山诗集》、《苏文忠公诗集》、《陈后山诗集》、《瀛奎律髓》、《二冯评阅〈才调集〉》等，在其各自的研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创作的《阅微草堂笔记》被视为清代笔记小说的高峰，和《聊斋志异》双峰对峙。

纪昀在中国学术史上又是一个处境尴尬的人物。纂修不等同著述，小说创作不同于学术研究，大量评点零散琐碎，在系统研究上存在一定难度，也一直未得到学界充分的研究与价值上的认可。因此，纪昀在中国学术和文学批评史上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处于何种地位，学界一直没有定论。虽然许印芳称“乾隆以来，论诗最公允者首推纪晓岚先生”^①，朱东润盛赞“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②，然而这少许赞扬并未引起多少关注。当代各类学术史、古代文学批评史中，纪昀或被置于乾嘉学术中一语带过，或被附于沈德潜之后语焉不详，甚或杳然不见踪影；研究也多以纪昀学术某一专题为对象，系统研究甚少，且评价随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善，高水平的专题论文增多，综合研究的专著如周积明的《纪昀评传》、张维屏的《纪昀与乾嘉学术》先后出版。总体而言，纪昀研究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一 纪昀研究评述

关于纪昀的研究从乾嘉时期就已经开始。鉴于中国学术和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前人关于纪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乾嘉时期；道光至20世纪初；20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

① 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十一，云南丛书本。

②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2 纪昀文学思想研究

革命”；改革开放至今。这五个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视角和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通过评述这五个阶段的状况，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这位有着“清代第一才子”之称的学者，他的形象在进入 21 世纪的学术视野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一）乾嘉时期

同时代学者的评价和相关记载，应能较为真实地反映纪昀在其时代的状况。就这一时期的资料看，纪昀在当时被视为“通儒”，整体评价较高。

学术方面，多集中在纪昀对《四库全书总目》的作用方面。嘉庆皇帝《御赐碑文》：“稽古淹通，致身靖献。求维实是，河间家有藏书；举辄先登，日下名无虚士。……美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红梨照院，校讎夜逮于丙丁；青缕濡毫，品第月呈其甲乙。遍搜浩博，只字刊讹；别采菁华，片言扼要。似此集成今古，备册府之大文；皆其宣力始终，尽儒臣之能事”^①。后人关注的焦点多在于“美富罗四库之储，编摩出一人之手”，以此作为辨析纪昀和《四库全书总目》关系的重要材料。

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为纪昀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②。同样为官、治学兼及的阮元在《纪文达公集序》中也提到：“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分支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同时阮元对纪昀的学术做了较为精准的概括：“贯彻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后学”，“公之学在于辨汉宋儒术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主持风会，非公不能”^③。

类似的评价还有很多^④。纪昀也有对自己与《四库全书总目》关系的

① 《御赐碑文》，《纪晓岚文集》第3册附录，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

② 朱珪：《经筵讲官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管国子监事谥文达纪公墓志铭》，《知足斋文集》卷五。

③ 阮元：《研经室三集》卷五。

④ 昭槁：《啸亭杂录》卷十：（纪昀）“所著《四库全书总目》，总汇三千年间典籍。”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乾隆中，四库馆开，其编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为赡博。”张维屏《听松庐文钞》：“或言纪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李元度《纪文达公事略》：（纪昀）“一生精力备注于《四库提要》及《目录》，不复自为撰著。”（《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陆以湜《冷庐杂识》（卷一）：“《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亦公所撰。说者谓公才学绝伦，而著述无多，盖其生平精力已毕萃于此书矣。”

表述：“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诗序补义序》），“余所编《四库书总目》”（《二樟诗钞序》）。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人包括纪昀自己，确实是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归属于纪昀的。

从总体上对纪昀予以评价的还有江藩，他主要从汉学师承这一史的角度进行述评，其观点同样深具代表性。《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关于纪昀的文字比较简短，为三段：首段叙家世生平，中段述其学术性情创作，尾段照录纪昀《考工记图序》。其中，中段被广为引用，影响较大：

公于书无所不通，尤深汉《易》。力辟图书之谬，《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胸怀坦率，性好滑稽，有陈亚之称。然骤闻其语，近于诙谐，过而思之，乃名言也。公一生精力粹于《提要》一书，又好为稗官小说；而懒于著书，少年间有撰述，今藏于家，是以世无传者。今录公所作《戴氏考工记图序》一篇以见梗概。^①

这是乾嘉时期阮元序文之外评价较为全面的一段文字：在学术方面，指出纪昀一生精力尽于《四库全书总目》，创作《阅微草堂笔记》；除常见的“通儒”之评外，还指出纪昀精通汉《易》，对纪昀就“词曲”等所作评论和识力进行了评价，对纪昀无专著予以解释——“懒于著书”及有所撰述而藏于家；在性情方面，除常见的“性好滑稽”，还强调其“胸怀坦率”，指出其言语诙谐表面下的合乎情理。这段文字也有争议处：一是称“《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一是称纪昀少年间有著述，藏于家而无传。

《四库全书提要》和《简明目录》是否出自纪昀之手，至今存有争议；说纪昀有著述而无传，则没有充分依据。纪昀门人刘权之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吾师纪文达公，天资超迈，目数行下，掇巍科，入翰苑，当时即有昌黎北斗、永叔洪河之目。厥后，高文典册，多为人捉刀，然随手散失，并不存稿，总谓尽系古人之糟粕，将来何必灾梨祸枣为！”^②

至于最后一段完全摘录纪昀《戴氏考工记图序》，也间接表明这样一

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3页。

② 刘权之：《〈纪文达公遗集〉序》。《文献征存录》卷八也称纪昀“作古文，稿多散弃”。

种状况：当时考证之风浓厚，而纪昀缺乏当时公认的学术尤其是考证方面的专门著述，因而将纪昀有限的被视为是考证成果的《考工记图序》列置于此。

论及纪昀性情而与江藩“性好滑稽”之说有所不同的，是门人盛时彦写在《姑妄听之》后的跋。此跋文呈现的纪昀是一位“学问文章，名满天下”的学者，且“天性孤峭，不甚喜交游。退食之余，焚香扫地，杜门著述而已”。盛时彦是纪昀颇为亲近的门人（《姑妄听之》“特付时彦校之”），可将此视为纪昀年迈之后谨慎处世的真实状况。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门人弟子的赞誉之词。如刘权之：“李杜之光焰，燕许之手笔，尽归腕下，哀然一代文宗也。”^①陈鹤：“我师河间纪文达公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四十余年，国家大著作非公莫属。”^②李文藻：“世之蓄道德能文章如吾师者，海内共仰望为宗匠”^③。

对于纪昀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当时也已有所评议。就纪诗创作来说，阮元称其诗“直而不伉，婉而不佻，抒写性灵，酝酿深厚，未尝规抚前人，罔不与古相合，盖公鉴于文家得失者深矣”^④。对于纪昀的诗歌批评，门人汪德钺《纪厚斋先生诗跋》称：“嘉庆四年三月十四日，德钺侍坐于吾师晓岚先生，为教以诗之源流派别，自汉魏迄于元明。”^⑤梁章钜记载更为详细：“纪文达师曰：试帖结语，更要紧于起语。起语可平铺，结语断不可不用意”，“纪文达师曰：诗之为道，非惟语不可偷，即偷势偷意亦归窠臼”，“先读纪文达师之《唐人试律说》，以定格局；其花样则所选《庚辰集》尽之；晚年又有《我法集》之刻，其苦心指引处，尤为深切著名。时贤所作，惊才绝艳，尽有前人所不及者，而扶质立干，不能出吾师三部书之范围也”^⑥。这些记载，对于纪昀诗歌批评研究都是较为重要的史料。

关于《阅微草堂笔记》，当时传布甚广，但是流传下来的批评并不多见。首先是纪昀门人盛时彦的序跋。盛时彦写于乾隆癸丑（1793）十一月的跋文内容非常丰富，解释了纪昀创作笔记小说的缘由——“年近七

① 刘权之序，《纪晓岚文集》第3册附录，第725—726页。

② 陈鹤序，《纪晓岚文集》第3册附录，第729页。

③ 李文藻：《与纪晓岚先生》，《南涧文集》卷下。

④ 阮元：《纪文达公集序》，《研经室三集》卷五。

⑤ 《四一居士文钞》卷五，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第1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一。

十，不复以词赋经心，惟时时追录旧闻，以消闲送老”，表达了纪昀对《聊斋志异》的批评——“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一书而兼二体”，还对纪昀笔记小说的观念和创作方法、《阅微草堂笔记》的审美特点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述，是纪昀和笔记小说研究的重要资料。对盛序涉及问题的研究已经很多，值得注意的是盛时彦所谓的“著书之理”——“著书必取熔经义，而后宗旨正；必参酌史裁，而后条理明；必博涉诸子百家，而后变化尽”。这里虽然出自盛之口，但是对照纪昀关于《文心雕龙》等诸多点评以及试帖诗写作的指导，即可知道，这也是纪昀对于著书之理的意见。盛时彦写于嘉庆庚申八月的序和跋文内容近似，强调纪昀“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亦不喜才人放诞，诗社酒社，夸名士风流。是以退食之余，惟耽怀典籍；老而勤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在此序文中，盛时彦还特别指出纪昀对他的跋文“颇以为知言”；他现在的“合五书为一编”乃至序文，也是纪昀“检视一过”的。这说明盛时彦所有的表述，都是纪昀阅过且深以为然的。

除此之外，还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评论：（《阅微草堂笔记》）“虽晚年遣兴之作，而意主劝惩，心存教世，不独可广耳目而已也。”寥寥数语，却开了后世众多《阅微草堂笔记》批评的先声。

这一时期，纪昀和朝鲜使者常有来往，他们对纪昀的评价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中朝人物……文学则礼部尚书纪均（昀）、翰林学士彭元瑞，博雅赡敏，最于廷臣。凡有考试之事，编辑之役，两人必在其间云。”^①“朝臣中一辞公论，刚方正直推刘墉，风流儒雅推纪昀，……昀则近则（以）中原学术，类皆以声律书画为粉饰涂泽之具，而稍进于是者，不过丛书小品之博洽而已。今行购求时，当世所称藏书名儒，多与之往复质问，则自内阁书下之书目间，或不辨其何等义例，何人编刻，而独昀一人，取诸腹笥，年经月纬，始终源流，洞如烛照。所著古文，本之以经术，绳之以检押，纯正优馥，无愧为当世名家。”^②

朝鲜国王和副使徐滢修还曾有过关于纪昀的对话：

上教滢修曰：“朱书觅来，而果有紧要耶？”滢修曰：“书下诸册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一），正宗十八年（乾隆五十九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81页。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正宗二十三年（嘉庆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2页。

遍问于藏书宿儒，而多不能辨其何等义例，惟礼部尚书纪昀洞悉其源流……。”

上曰：“纪昀闻是陆学，能知尊朱否？”滢修曰：“纪昀之文学言语，尊尚朱子。且以近日俗学之背朱子，从小品大，以为忧矣。”上曰：“朱书如是绝贵，必因俗尚之宗陆而然，岂不可慨乎！”滢修曰：“年来中原学术，果多宗陆，而朱书之绝贵，未必不因于此矣。”^①

这里朝鲜国王听说纪昀“是陆学”，徐滢修认为纪昀“文学言语，尊尚朱子”，也说明了纪昀与宋明理学、心学的复杂关系。对话所谈到朱熹之书在当时“绝贵”，也为陆朱思想和乾嘉学术的关系研究提供了一种视角。

以上便是乾嘉时期关于纪昀学术和创作批评的主要内容。由《汉学师承记》及其他著述可知，当时纪昀得到官僚体系的充分肯定，在学界也广有影响，但是对比同时代人对戴震、钱大昕等的评价，尤其是前面所罗列的评语多出自纪昀的亲朋好友、门人弟子之口，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有说法称纪昀和钱大昕并列，人称北纪南钱^②，但是纪昀并没有获得戴震、钱大昕那样备受尊崇的学术地位。像同期李宪嵩在其《定性斋诗话》中对纪昀论诗也有所批评，但是评价相当低：“都下谈诗者曰纪晓岚、翁谭溪、钱箴石三人而已。然晓岚博而时俗不可耐，谭溪有志而无实得，亦不能免于俗尚，箴石文尚不如其人，是所谓晨星者不过尔尔，未足一探求也。”^③

在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中，纪昀甚至没有像钱大昕、王昶、邵晋涵、王鸣盛等人那样列入耆旧部，仅出现在笑柄部中：“献县纪相国善谐谑，人人共知”^④，记载了和纪昀有关的两则笑话。

和学术评价的简略构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记载相当多的奇闻趣事。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正宗二十三年（嘉庆四年），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00、5001页。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河间纪文达公与嘉定钱詹事齐名，曰北纪南钱。”

③ 《高密三李诗话》，山东省博物馆藏钞本。李宪嵩，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乾隆时期，山东高密人。此评有论无述，不解何以称纪昀“博而时俗不可耐”。从对纪昀、翁方纲、钱载三个人一概予以严厉批评的情况来看，此评可能带有作者的主观性。值得指出的是，李宪嵩评价纪昀的“俗不可耐”，在今天看是人人皆知的成语，但在乾嘉时期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词，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沂水秀才》：“一美人置白金一铤，可三四两许，秀才掇内袖中。美人取巾握手笑出曰：‘俗不可耐。’”

④ 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

朱珪《纪文达公墓志铭》：“先是郡为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则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王父梦见光入楼中，已而生公，光遂隐。人以为公实为此灵物化身也。少而奇颖，目数行下。夜则暗室闪闪有光，照见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识渐开，光亦敛矣。故公自惠言之不讳。”^①

这些史料说明，在纪昀所处的乾嘉时期，世人对他的评价有当时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认识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和价值。同时，因为这些契合民间趣味的轶事，纪昀在文化传播中逐渐成为民间文学所谓的“箭垛人物”^②，被附会了诸多新的故事和特点，在被世人接受和熟悉的过程中，其本来的面目反而模糊不清了；而且随着其人格魅力的不断增大，其学术成就的光辉也逐渐被遮盖了。当代人多知道一个喜欢插科打诨、和和坤作对的纪晓岚，学术史上那个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学者反被视而不见了。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着：纪昀真正的墓园破旧不堪，门可罗雀，数里之外人造的纪晓岚文化园光鲜亮丽，游者如云。应该说，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在纪昀在世时便有所萌芽了。

（二）道光时期至 20 世纪初

这一时期关于纪昀的批评，集中在纪昀诗学、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关系、《阅微草堂笔记》三个方面。对于前二者的批评不是很多，观点却鲜明。同时，关于纪昀的奇闻轶事继续大量出现于各种文集和野史之中。

诗学方面，许印芳^③对纪昀诗歌批评的评价最值得关注。许印芳生于道光时期，为同治举人，在诗学态度与理论上和纪昀多有相同。秦光玉对许印芳的评价：“勿论何种学术，务在悉心研究，独抒见解，尝以作古人应声虫为戒，盖欲穷真理、求真知、博考深思，从新估定价值，既得汉学家实事求是精神，又与哲学家、科学家治学方法暗相符合。”^④ 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纪昀。许印芳对纪昀的诗歌批评进行了诸多研究，将纪昀对

① 清代笔记如昭桂《啸亭杂录》、《啸亭续录》，梁章钜《归田琐记》、《浪迹丛谈》、《浪迹续谈》、《退庵随笔》，赵慎畛《榆巢杂识》、张培仁《妙香室丛话》、陆以湑《冷庐杂识》、牛应之《雨窗消息录》、钱泳《履园丛话》、独逸窝退士《笑笑录》、齐学裘《见闻续笔》、陈康祺《郎潜二笔（燕下乡睽录）》等，都载有不少关于纪昀的奇闻轶事。

② 箭垛人物，是民间文学中常有的现象，即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人物形象被树立之后，人们就相继将类似故事附加在他身上。这种不断地累加和丰富，就好像是向“箭垛子”射箭一样，这种人物也因此被称为箭垛人物。

③ 许印芳（1832—1901），字麟篆，号五塘山人，云南省石屏县人，著有《五塘诗草》、《陶诗汇注》、《诗法萃编》等，选编《滇诗重光集》，是云南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

④ 秦光玉：《许茆山先生传》，《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4 页。

《文心雕龙》的部分点评收入《诗法萃编》，还将纪昀对于苏轼诗歌、《才调集》、《瀛奎律髓》的点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给予了很高评价：“乾隆以来，论诗最公允者首推纪晓岚先生，其评点前人诗文集多所发明。东坡诗集亦有批本，集中五七律诗佳篇不少，尽可奉为师法。”^①可以说，许印芳是20世纪之前在纪昀诗文评研究方面最为全面和深入的学者。

此外，谢章铤^②为《瀛奎律髓刊误》写的跋文，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资料。谢章铤在文中对纪昀论诗进行了高度评价：

文达论诗，不愧正宗。其于唐、宋诸家派别，亦皆持平。至“江西”流弊，言之尤洞澈。详阅是书，则操持“一祖三宗”之说而流为涩体者，文达早见及此矣。予尝得二冯是书评本，不知何人传录，其排驳虚谷，与文达大旨合，特措词诙谐嗔噉，颇乖著述之体，然亦虚谷有以招之。合而观之，而是书之底蕴尽见矣^③。

光绪时期还出现了《纪河间诗话》^④，邵承照辑，全书三卷，内篇两卷，外篇一卷。内篇上卷有总论及分论六朝到宋历代诗，下卷论金、元、明、清四代诗；外篇则录《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关诗的部分。邵承照在序中指出：“顾公一生精力，悉用于《四库全书总目》及《简明目录》二书，此外笔记数种、试律数选，无多著作。然公论诗粹语亦即具载于数书中，遗饷后学，班班可考也。照自总角即喜读公书，爰取公遗集及《四库全书总目》论诗之语汇为内编，复取笔记中之谈诗者别为外编，皆条分缕析，以便观览。昔《渔洋诗话》由门人抄撮而成，至今流传海内，家有其书，藉资谈助。兹书之成，亦仿其例焉尔。”关于纪昀的诗歌批评，邵承照称：“公（纪昀）生平无书不读，而于有韵之语则尤道人所不能道”，“于古今诗学之源流、举凡、体裁、标格，无不一一熟于目而了于心”^⑤。

① 许印芳：《诗法萃编》卷十一。许印芳对纪昀点评《文心雕龙》、《苏诗全集》、《瀛奎律髓》等，均有深入研究。20世纪之前在纪昀诗文评研究方面，无人可与许印芳相提并论。

② 谢章铤（1820—1903），字枚如，福建省长乐县人，同治三年举人，光绪二年进士，著有《赌棋山庄全集》。

③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5—1836页。

④ 邵承照辑：《纪河间诗话》三卷，光绪辛丑安乐延年室刊本。

⑤ 邵承照：《〈纪河间诗话〉序》。

这个时期关于纪昀和《四库全书总目》关系，较之前一个时期有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有些人坚称纪昀“总其事”，像邵承照《纪河间诗话·凡例》就认为：“当日虽数人列衔，文达实总其事，亦无由一一分出某条为某人手笔，概以文达似无不可”；另一方面出现了较大的质疑之声，最突出的莫过于李慈铭。他在《越缦堂日记》中指出：“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耳山后入馆而先歿，虽及见四部之成，而《目录》颁行时，已不及待。故今言四库者，尽归功文达。然文达名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史幸得戴、邵之助，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易；史则耳山本精于考订，南江尤为专门，故所失亦尠。子则文达涉略既遍，又取资贷园，弥为详密。集部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四库》子部提要，多出历城周书仓之手。书仓专精丙部，而纪河间之学，亦长于诸子，故精密在史部、集部之上。”结合其他论述来看，李慈铭对纪昀评价不高，认为“文达敏捷兼人，辨才无碍，其文长于馆阁应制之作，它非所经意，多不自收拾。……盖敏而不能深思，易而不免入俗”，“其谢摺、器铭多不足存，子孙不学之过耳”^①。这种带有否定性的评价在纪昀研究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且相较于肯定者叙述的粗略，李慈铭之论详细具体。诚如李慈铭评价纪昀时感慨的“人之才力，各有所限，固不可强也”，学者治学各有所长，纪昀也概莫能外。相对于前一时期亲朋好友、门人弟子夸耀式的叙述，李慈铭的说法有客观的一面，但是总体来说，李慈铭此说的时代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②。由于此说迥然有别于主流说法，在后世引起了长时期的关注，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对纪昀评诗给予极高评价，对纪昀和《四库全书总目》关系的论述则和李说近似：“尝谓文达论诗之识，在清代应首屈，即覃谿不能及，亦在所评彦和、子元二书上。尝欲汇其文集笔记及评《玉台》、《律髓》，王子安、李义山、苏子瞻诗集，题曰《纪河间诗话》，竟有人先我而为之者。阅其书，但辑《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及《四库提要》集部中语而成。不知集部提要，不必尽出文达手，笔记偶引诗，亦未尝论诗也。”^③此书因为内容驳杂，不太受学界重视。

①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由云龙辑自《越缦堂日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556—557、1033—1034页。

② 关于李说的辨析文章，可参看来新夏《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等。

③ 伦明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